

岱 崮 风 骨

■章熙建

感 念

去年9月,在天安门广场恢宏的受阅队伍中,一面鲜艳战旗——岱崮连,迎风猎猎,耀眼夺目。这面英雄战旗,见证了两座巍峨山峦的烽火故事,诉说着两个英雄连队的血色荣光。

—

1943年11月13日,沂蒙山区寒风凛冽。

晌午,蒙阴县岱崮镇向西10公里的南北岱崮上下,喧嚣近两小时的激烈枪炮声渐渐停歇,日寇如潮水般退去。

八路军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直属团第3营副营长张栋与7连指导员姜崑,驻在北岱崮的屋顶俯视山下。此轮激战,鬼子损失惨重,我军仅有两名战士负伤,可张栋面上不见喜色。

11月初,日军出动1万余兵力,采取“三面合围”战术,进犯我鲁中抗日根据地。3日晚,张栋受领任务:带领加强连坚守南北岱崮,扼住鲁中通往沂蒙山腹地的咽喉要地。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吴瑞林语气凝重:“主力部队能否跳到外线作战,关键看你们能否把敌人钉死在岱崮隘口!”

南北岱崮是蒙山天险,高百余米,呈圆柱形,山体峭壁如削,高耸入云。崮顶地势平坦,树木茂盛。两崮遥相对峙,犹如扼守隘口的神武卫士。

张栋率领的加强连共130余人,由第3营8连全员及7连1个排组成。4日凌晨,张栋与姜崑率两个排约70人登上北岱崮,南岱崮则由第8连连长冯化德、指导员李玉堂率两个排60余名官兵扼守。

10日黎明,1000余日军包围南北岱崮,数架飞机盘旋上空。大概是对此地奇特地貌作战没把握,鬼子整整等了3天,才向北岱崮发起攻击。殊不知,我军正好抓住空当,根据敌情调整部署,将弹药、粮食等物资分散藏进洞窟,在四面悬崖上布置悬挂地雷。

13日拂晓,猛烈炮击后,日军架设云梯展开攀岩进攻。当敌人距离崮顶较近时,张栋一声令下,悬崖顶上顿时枪声大作,爆炸声此起彼伏。爬到半

空的敌军被炸得血肉横飞,剩下的四下溃逃。

初战告捷。日寇炮击只对阵地造成破坏,我军伤亡不大。可鬼子会不会绕过岱崮开溜?张栋与姜崑合计后定下一计:用迷魂阵,袭扰战俘敌人!

而后,张栋令司号员用旗语向南岱崮发出指令。片刻间,南北岱崮顶上,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,战士们的呼喊声响彻云霄。刚刚败下阵的鬼子被激怒,再次展开炮击。霎时间,两座崮顶上火光迸射,浓烟滚滚。

整个下午,日军迫击炮向南北岱崮倾泻了数百发炮弹。夜幕降临,8连副连长张贵尧带袭扰小组潜下山,一路摸进日军宿营地,放火烧了他们的运粮车,又向日军马厩投掷十几颗手榴弹。他们还撒下“七百健儿守岱崮,露张日寇难奈何”的传单,给日军造成“八路军主力就在这里”的错觉。

首战遇挫,又遭偷袭,日军恼羞成怒。正当他们疯狂地对山麓灌木丛进行扫射轰炸时,一阵枪声突然在他们背后响起——我军分区独立营和县武工队闻讯赶来,在外围打起了冷枪。

14日,天刚蒙蒙亮,一阵闷雷般的隆隆声传来。张栋透过望远镜看到,又一支日军部队正朝南北岱崮涌来。

二

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,让围困之敌增加到3000余人,且携带重型火炮。显然,他们已把此地作为进攻重点。

14日下午,日军转向南岱崮发起进攻。最终丢盔弃甲,铩羽而归。

15日,连续碰壁的日军调整战术,以重炮射击和飞机投弹,对南北岱崮展开疯狂轰炸。霎时间,两座崮顶火光冲天,茂密树木被焚烧殆尽。

其实,早在抗战之初,游击队就在南北岱崮的崖壁上修筑了许多掩体。掩体内深外小,且洞口大多被茂密藤蔓所遮掩。日军的炸弹不是落在空旷无人的崮顶,就是落到百米之下的山坡。我军阵地坚如磐石。

但炸弹毕竟威力巨大,不少战士被震得耳鼻出血。爆炸的冲击波还震裂了10余只贮水缸,储备干粮也有不少被烧毁。

困难加剧,但坚守崮顶的勇士仍在

战斗。日军狂妄滥炸后再攀岩进攻,等候他们的是滚滚而下的石块、手榴弹和土制地雷。

19日,鉴于弹药、粮水等物资即将耗尽,张栋命令姜崑率7连1排趁夜撤下北岱崮,向两座崮顶输送物资。可敌人推测山顶守军已陷入缺粮断水的困境,迅速在南北岱崮外围设置连环哨卡,每到夜晚就燃起篝火,筑起篱笆墙式的严密封锁圈,妄图以围困战压垮山顶的八路军。

张栋深知,这场阻击战事关战役大局,必须做好持久作战准备。他命令战士们采取“三不打”战法:射击距离不够不打,步机枪瞄不准不打,鬼子不进手榴弹杀伤范围不打。战士们还因地制宜,把被炸弹轰倒的大树、炸崩的岩石搬到悬崖沿口上,摆起“礮石阵”。他们在敌人攀岩进攻时砍断藤蔓,让圆木和块石滚落,砸得鬼子血肉横飞。

23日,日军第32师团参谋长赶到南北岱崮督战,使出毒招——出动飞机投掷瓦斯毒气弹。我军战士们迅速捂住口鼻,好在山顶风大,毒气很快被吹散。

随后,日军将进攻目标转向南岱崮的锁钥关隘——南门。8连官兵深知,守住南门就守住了南岱崮,便前赴后继,拼死力搏。观察员刘贵祥在崖洞口监测敌人攀岩高度,负责向崮顶发出投石信号。激战中,一颗炮弹落在洞口,刘贵祥倒下,战士李应斗跃身接上;李应斗牺牲后,李玉金又挺身而出……

日寇招数使尽,却始终无法靠近南北岱崮崮顶一步,只得寄希望于靠铁桶合围来困死我军。8连官兵将计就计,白天坚守崮顶,夜间悄悄出击,时而把地雷埋到山麓,时而往敌人宿营地打冷枪,搅得鬼子彻夜不宁……

27日夜,张栋接到军分区首长命令:任务完成,自行突围归建。28日午夜,张栋率坚守南北岱崮18天的8连官兵,借着夜幕悄悄下山,通过隐秘山道穿过日军封锁线,路上与主力部队会合的征程。

三

今年4月,我来到山东省蒙阴县大崮山区的南北岱崮。80多年过去,崮顶上又生长出茂密的麻栎林。鹅黄嫩叶折

射万缕金光,犹如燃烧的火炬,传递着烽火岁月的铁血之光。

岱崮保卫战,以8连为主体的英雄官兵,经过18个昼夜激战,仅以牺牲2人、伤7人的极小代价,取得毙伤敌300余人的战绩。他们的顽强坚守,为掩护主力部队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。

仰望岱崮,我仿佛看见:战火中,官兵嘴唇干裂了,就含口山洞冰凌;子弹打光了,就用石块、刺刀硬拼;夜幕下,勇士背驮水桶粮包,穿过敌人封锁线,将物资送上崮顶……

1943年12月,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签发命令,授予第8连“岱崮连”光荣称号。

4年后,又一个连队在此创下殊死坚守、以少胜多的战绩。1947年6月,国民党军再次对沂蒙山区发起疯狂进攻。山东军区首长命令鲁中军区后勤监护营第1连固守岱崮阵地。该连连长庞洪江、指导员陈来喜率领100余官兵,恶战国民党军,先后打退敌人5次集团冲锋和几十次疯狂进攻,坚守崮顶阵地40余天,毙伤敌250余人。

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鲁中军区监护营一连,在蒙阴县方圆只有一千多平方米的岱崮山顶上,凭借着险要的地形,依靠人民的支援和民兵的积极配合,坚持了四十一个昼夜……这个连队,战后被鲁中军区授予‘岱崮英雄连’的光荣称号。”

四

坐落在南北岱崮隘口的“英凯亭”,是2013年为纪念两次岱崮保卫战而修建的。亭内纪念碑上的碑文豪气勃发:“……两次岱崮保卫战,凭地之奇险,我军勇士居高临下,英勇顽强,浴血守阵地,舍身斗强梁……”

读着碑文,我仿佛触摸到沂蒙山河的血脉跳动——亿万年前,岩浆喷发、地壳抬升,沂蒙的崇山峻岭由此而生。千万年时光冲刷,将座座高山雕出挺拔如柱的独特风姿……

沂蒙七十二崮,崮崮有故事。从抗战时期的“山河草木皆堡垒”,到解放战争中“最后一碗米,用来做军粮”,岱崮风骨,早已深深浸润沂蒙儿女的血脉,成为民族长河中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。



小八路(彩塑,中国美术馆藏,入选“人民必胜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美术作品展”) 张乃英作



长 征

第 6725 期



精短小说

雪山下,副连长蹲在地上清点物资。

脚马子堆在石板上,铁圈和铁钉在晨光里发暗。副连长数了两遍,抬头看指导员。

“26副。”全连100多人。指导员没吭声。

这些脚马子,是爬雪山时套在鞋底防滑用的铁环,不到一拃长,4颗铁齿朝下,用麻绳套在脚上系牢。其中,有的是出发前找当地猎户换来的,有的是战士们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动手制的。铁圈敲得不圆,钉子铆得也不怎么齐整,有的甚至歪着一两颗齿。

副连长又说:“先给前队用,用完了传下来。后面接着用。”

指导员点了点头。

最前面那排人蹲下来,把脚马子往草鞋底下绑。铁圈托住脚掌,铁齿朝下,绳子绕过脚背和脚踝,勒紧。有人手冻僵了,系了半天系不紧。后面的人站着等,没人催。

他们出发了。前队弯着腰,一步一步,在雪上踩出踏脚孔。雪下面是冻硬的冰壳,铁钉磕上去,发出“咔咔”的声响。后面的人沿着这些孔,把脚踩进去,一步一步跟上。

老徐没分到脚马子,拄着一根削尖的树枝往上爬。前面的脚印越来越浅,脚踩上去就打滑。他摔了一跤,膝盖磕在石头上,半天没爬起来。

前队有人传下话来。

话传到老徐这儿,只有简单的几个字——“脱下来”“轮着用”。他听不清,但看见前面一个人蹲下来,把一副脚马子放在地上,冲他比了个手势,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老徐走过去,蹲下来。

绳子已经冻得发硬,铁圈上沾着暗红色的血。他没擦,直接往自己脚上绑。

脚马子每传一次,绑绳就短一截。有人把绳子解了,换成自己的绑腿布。布条浸了雪水,绑在脚上很疼。

走了一段,铁钉的“咔咔”声在老徐脚下响着。突然,他听见身后传来闷闷的一声——有人摔倒了。老徐回过头,只见三娃正缓缓站起来。

三娃是全连最小的战士,才15岁。

老徐蹲下来,把脚马子解了递过去。

“我不用,你先走。”三娃没接。

“你绑上。”

三娃摇头:“绑上也站不稳,我拄棍子。”

老徐硬把脚马子塞进他手里。

三娃没再说话,接过来绑在脚底。

没有了脚马子,老徐每一步都打滑。他用树枝戳进冰缝里,努力往上挪。前面有人摔了,爬起来,又摔。冷风灌进领口,冻得人打哆嗦。

半山腰起风了。

走了一阵,前面的人慢下来。老徐听见有人在喊什么,可风声太大,他听不清。他挪过去,看见一个人靠在雪堆上,不动了。

老徐蹲下来,看见他脚上绑着脚马子。老徐伸手去解,可绳子勒得很紧,

脚 马 子

■郑重语 李贝贝

他半天才解开。他没敢看那人的脸,低下头,将脚马子绑在自己脚上。

站起来的时候,他的膝盖在抖。

走到山顶的时候,老徐脚下的铁钉只剩一颗还完整。另外三颗磨得剩半截,尖角已经没了。铁圈上全是划痕,凹下去的地方积着暗色的东西,分不清是锈还是血。他想把脚马子解下来,可绳子冻住了,扯不动。他就那么绑着脚马子,走过了下山的路。

下了山,指导员正清点人数,看见老徐还绑着脚马子。

“还绑着干啥,解了吧。”

老徐蹲下来,绳子一扯便松了。他把脚马子放在地上,脚掌被压出一道发紫的深痕。他看了很久,然后拿起脚马子,揣进怀里。

那天晚上,他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不知道这副脚马子是谁做的,不知道有多少人绑过它。他只记得那根绳子每一截都不一样。有麻绳,有绑腿布……每一截都系着死结。

他把脚马子从怀里掏出来,在黑暗里摸了摸那些绳结。

许多年后,有人问他:当年爬雪山的时候,最难忘的是什么。

他想了好久。

“一副铁圈。”他说,“绑在脚底下的。前面的人传给我,我传给后面的人。不知道传了多少人。”

“那副铁圈呢?”

他没吭声。那副铁圈后来跟着他走完了剩下的路。他一直把它塞在怀里,再没有把它绑在脚上。

到了陕北,他找了一块干净的布,把脚马子仔仔细细包好,交给了连队指导员。

指导员问:“这是什么?”

他说:“最后一副铁圈。”

指导员接过去,没有说话。

那副脚马子,后来被收进了供给处。再后来,据说连同其他几副残存的铁圈,一起被送到了后方。

可 爱 的 花

■宋崇祺



心香一瓣

晚风徐徐。窗外,战友们正在挥汗如雨夜训;远处,万家灯火璀璨。这一切寻常又平淡,曾是我未曾留意的日常。可当我读了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,再凝望眼前这一幕幕,感慨不禁涌上心头。

方志敏烈士的一生,短暂而光辉。三十六载人生,他以热血与青春,诠释了信仰的力量。他身陷囹圄,受尽磨难,凭着惊人毅力,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写下了近2万字的珍贵文稿。他将满腔家国情怀,一字一句写在零碎的纸页上,冒险托人悄悄带出牢房。他毅然立下誓言:“我生存一天,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。”

我入伍成为军校学员后,再读这句话,感觉字字滚烫,直抵心田。我不禁扪心自问:方志敏的“呼喊”,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呐喊;而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,又该以怎样的担当,扛起时代重任,续写先辈荣光?

书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到那时,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。到那时,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,到处都是日新月异进步……这么光荣的一天,决不在辽远的将来,而在很近的将来,

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,朋友!”写下这些文字时,他并不知道日本鬼子会在何时被赶出中国,更不知道盛世何时到来。可他始终相信着。这份相信,令后人动容。

我们这一代军人,未曾经历战火硝烟,在和平的环境中成长历练。我们可能会为训练的疲惫而抱怨,会因成绩的起伏而焦虑,会在深夜里迷茫地追问人生的意义……可遥想方志敏烈士,他戴着沉重的镣铐,身处暗无天日的牢房,却从未放弃对信仰的坚守。有时候,我们也许忘记了自己是多么幸运——我们生活在先辈们曾经憧憬万分并为之奋斗直至付出生命的新中国。

和平时代,或许有人问:军人训练那么苦,究竟图什么?读完《可爱的中国》,我找到了答案:我们刻苦训练体能、野外拉练磨砺意志、坚守岗位执勤尽责,是在用自己的行动,守护先辈用命为后人拼来的美好生活——“欢歌将代替了悲叹,笑脸将代替了哭脸,富裕将代替了贫穷……”让山河锦绣,国泰民安。

方志敏烈士曾深情写道:“假如我不能生存——死了,我流血的地方,或者我瘠骨的地方,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。”方志敏烈士,您看到了吗?那朵承载着希望的可爱之花,早已开遍大江南北,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。

